

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文化艺术精品项目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庙建筑

南印度印度教

汪永平 孙晨蕾 著

Hinduism Architecture of South India

Himalayan Series of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行走在喜马拉雅的云水间

序

2015年正值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原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成立三十周年，我作为学院的创始人，在10月举办的办学三十周年庆典和学术报告会上，汇报了自己和团队自1999年以来走进西藏、2011年走进印度，围绕喜马拉雅山脉17年以来所做的研究。研究成果的体现，便是这套“喜马拉雅城市与建筑文化遗产丛书”问世。

出版这套丛书（第一辑15册）是笔者和学生们的多年的宿愿。17年来我们未曾间断，前后百余人，30多次进入西藏调研，7次进入印度，3次进入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脉相连的青藏高原、克什米尔谷地、拉达克列城、加德满都谷地都留下了考察的足迹。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涉及城市和村落、文化景观、宗教建筑、传统民居、建筑材料与技术等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领域，完成了50篇硕士学位论文和4篇博士学位论文，填补了国内在喜马拉雅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的空白，并将藏学研究和喜马拉雅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揭

示了喜马拉雅山脉不仅是我们这一星球上的世界第三极，具有地理坐标和地质学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喜马拉雅山脉东西长2500公里，南北纵深300~400公里，西北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交界，东至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大拐弯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主要由三个地理区域组成：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的高山区、中部的恒河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这三个区域也就成为印度文明的大致分野，早期有许多重要的文明发迹于此。中国学者对此有着准确的描述，唐代著名学者道宣（596—667）在《释迦方志》中指出：“雪山以南名为中国，坦然平正，冬夏调和，卉木常荣，流霜不降。”其中“雪山”指的便是喜马拉雅山脉，“中国”指的是“中天竺国”，即印度的母亲河恒河中游地区。

季羨林先生把古代世界文化体系分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化，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世界上

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喜马拉雅不仅是多民族的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包括了苯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以及锡克教、拜火教。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如今在印度的影响力已经不大，但佛教通过传播对印度周边的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直接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以佛教为媒介的印度文化和希腊化的犍陀罗文化。对于这些文化，如不跨越国界加以宏观、大系统考察，即无从正确认识。所以研究喜马拉雅文化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提出的问题。

从东晋时法显游历印度并著书《佛国记》开始，中国人对印度的研究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并且世代传承。唐代玄奘求学印度并著书《大唐西域记》；义净著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明代郑和下西洋，其随从著书《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对于当时印度国家与城市都有详细真实的描述。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人继续研究印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曾设“印度哲学课”。胡适任校长后，又增设东方语言文学系，最早设立梵文、巴利文专业（50 年代又增加印度斯坦语），由季羨林和金克木执教。除了季羨林和金克木，汤用彤也是印度哲学研究的专家。这些学者对《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行校注出版，加入了近代学者科学考察和研究的新内容，在印度哲学、文学、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领域多有建树。在中国，研究印度建筑的倡始者是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他曾于 1959 年初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参观了阿旃陀石窟寺等多处佛教遗址。回国后当年招收印度建筑史研究生一人，并亲自讲授印度建筑史课，这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创举。1963 年刘敦桢先生 66 岁，除了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书稿的修改，还指导研究生对印度古代建筑进行研究并系统授课，留下了授课笔记和讲稿，并在《刘敦桢文集》中留下《访问印度日记》一文。可

惜 1962 年中印关系恶化，以致影响了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计划，随后不久的“十年动乱”，更使这一研究被搁置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印度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难以跨越喜马拉雅障碍进入实地调研，把青藏高原的研究和喜马拉雅的研究结合起来。

意大利著名学者朱塞佩·图齐（1894—1984）是西方对于喜马拉雅地区文化探索的先驱。1925—1930 年，他在印度国际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教授意大利语、汉语和藏语；1928—1948 年，图齐八次赴藏地考察，他的前五次（1928、1930、1931、1933、1935）藏地考察均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部，今天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前三次）、西姆拉（1933）、阿尔莫拉（1935）动身，沿着河流和山谷东行，即古代的中印佛教传播和高旅之路。他首次发现了拉达克森格藏布河（上游在中国境内叫狮泉河，下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叫印度河）河谷的阿契寺、斯必提河谷（印度喜马偕尔邦）的塔波寺（西藏藏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

两处寺庙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考察了托林寺、玛朗寺和科迦寺的建筑与壁画，考察的成果便是《梵天佛地》著作的第一、二、三卷。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图齐研究藏族艺术和藏传佛教史的基础。后三次（1937、1939、1948）的藏地考察是从喜马拉雅中部开始，注意力转向卫藏。1925—1954 年，图齐六次调查尼泊尔，拓展了在大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揭开了已湮没的王国和文化的神秘面纱，其中印度和藏地的邂逅是最重要的主题。1955—1978 年，他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麓，古代称之为乌仗那的斯瓦特地区开展考古发掘，期间组织了在阿富汗和伊朗的考古发掘。他的一生学术成果斐然，成为公认的最杰出的藏学家。

图齐的研究不仅涉及佛教，在印度、中国、日本的宗教哲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真正做到“跨越喜马拉雅、扬帆印度洋”，将中印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

终其一生，他的研究都未离开喜马拉雅山脉和区域文化。继图齐之后，国际上对于喜马拉雅的关注，不仅局限于旅游、登山和摄影爱好者，研究成果也未囿于藏传佛教，这一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艺术，包括印度教、耆那教、伊斯兰教甚至苯教都得到发掘。笔者手头上就有近几年收集的英文版喜马拉雅艺术、城市与村落、建筑与环境、民俗文化等多种书籍，其中有专家、学者更提出了“喜马拉雅学”的概念。

长期以来，沿着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旅行（借用藏民的形象语言“转山”）时，笔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未来中印文化研究的结合点和突破口选择在喜马拉雅区域，建立“喜马拉雅学”，以拓展藏学、印度学、中亚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用跨文化的视野来诠释历史事件、宗教文化、艺术源流，实现中印间的文化交流和互补。“喜马拉雅学”包含了众多学科和领域，如：喜马拉雅地域特征——世界第三极；喜马拉雅文化特征——多元性和原创性；喜马拉雅生态

特征——多样性等等。

笔者认为喜马拉雅西部，历史上“罽宾国”（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文化现象值得借鉴和研究。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历史上的象雄和后来的“阿里三围”，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地区，也是西藏与希腊化的键陀罗文化、克什米尔文化交流的窗口。罽宾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克什米尔谷地及其附近地区的称谓，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为“迦湿弥罗”，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部，四面高山险峻，地形如卵状。在阿育王时期佛教传入克什米尔谷地，随着西南方键陀罗佛教的兴盛，克什米尔地区的佛教渐渐达到繁盛点。公元前1世纪时，罽宾的佛教已极为兴盛，其重要的标志是迦腻色迦（Kanishka）王在这里举行的第四次结集。4世纪初，罽宾与葱岭东部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谷地的佛教中心地位愈加显著，许多罽宾高僧翻越葱岭，穿过流沙，往东土弘扬佛法。与此同时，西域和中土的沙门也前往罽宾求经学法，如龟兹国高僧佛图

澄不止一次前往罽宾学习，中土则有法显、智猛、法勇、玄奘、悟空等僧人到罽宾求法。

如今中印关系改善，且两国官方与民间的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都更加频繁，两国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朋友关系，印度对外开放旅游业，中国人去印度考察调研不再有任何政治阻碍。更可喜的是，近年我国愈加重视“丝绸之路”文化重建与跨文化交流，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而位于“一带一路”中的喜马拉雅地区，必将在新的发展机遇中起到中印之间的文化桥梁和经济纽带作用。

最后以一首小诗作为前言的结束：

我们为什么要去喜马拉雅？

因为山就在那里。

我们为什么要去印度？

因为那里是玄奘去过的地方，
那里有玄奘引以为荣耀的大学
——那烂陀。

行走在喜马拉雅的云水间，
不再是我们的梦想。
边走边看，边看边想；
不识雪山真面目，只缘行在此山中。

经历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事业成就自己的理想。
慧眼看世界，视野更加宽广。
喜马拉雅，
不再是阻隔中印文化的障碍，
她是一带一路的桥梁。

在本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首先感谢多年来跟随笔者不辞辛苦进入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区域做调研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立项资助；感谢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文物部门与我们的长期业务合作；感谢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的立项资助。最后向东南大学出版社戴丽副社长和魏晓平编辑致以个人的谢意和敬意，正是她们长期的不懈坚持和精心编校使得本书能够以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新面目和跨文化的新内容出现在读者面前。

主编汪永平

2016年4月14日形成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Sunrise Caravan Stay 一家小旅馆庭院的树荫下，正值对撒马尔罕古城、沙赫里萨布兹古城、布哈拉、希瓦（中亚四处重要世界文化遗产）考察归来。修改于2016年7月13日南京家中。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1		
第一章 南印度历史、宗教及其建筑概况	5	第二章 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的发展与类型特征	31
第一节 南印度历史沿革	6	第一节 南印度印度教建筑的起源	32
1. 古代时期	6	1. 印度教建筑的起源	32
2. 中世纪早期	7	2. 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的兴起	33
3. 中世纪晚期	11	第二节 南印度印度教石窟神庙的发展与特征	34
第二节 南印度宗教概况	12	1. 早期石窟神庙特征	34
1. 印度教的起源与发展	12	2. 后期石窟神庙的演变及特征	35
2. 南印度印度教的发展	15	第三节 南印度达罗毗荼式神庙建筑的发展与特征	40
3. 南印度佛教发展概况	19	1. 帕拉瓦王朝时期	41
4. 南印度耆那教发展概况	20	2. 朱罗王朝时期	46
第三节 南印度宗教建筑概况	22	3. 潘迪亚王朝时期	51
1. 南印度印度教建筑	22	4. 维查耶纳伽尔王朝时期	52
2. 南印度佛教建筑	23	5. 纳亚卡王朝时期	57
3. 南印度耆那教建筑	25		
小结	28		

第四节 南印度遮卢亚式神庙建筑的发展与特征	65	3. 政治因素	103
1. 早期遮娄其王朝时期	66	第二节 空间类型分析	106
2. 后期遮娄其王朝时期	73	1. 单点式空间	106
3. 霍伊萨拉王朝时期	76	2. 线性式空间	108
第五节 南印度喀拉拉式神庙建筑的发展与特征	83	3. 庭院式空间	112
1. 喀拉拉式神庙建筑发展概况	84	4. 聚落式空间	115
2. 实例分析	86	第三节 构件要素分析	117
小结	93	1. 佛龛	117
第三章 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设计分析	97	2. 石柱	120
第一节 选址因素分析	98	3. 天花	126
1. 宗教因素	98	4. 斜撑	128
2. 社会因素	101	第四节 宗教理念分析	129
		1. 平面中的曼陀罗理念	129
		2. 空间中的中心理念	131
		小结	132

第四章 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装饰艺术	133	第三节 装饰元素	148
第一节 装饰主题	134	1. 纪念柱	148
1. 神话故事	134	2. 牛眼图案	149
2. 世俗生活	136	小结	153
3. 植物图案	137	结 语	154
第二节 装饰工艺	138	中英文对照	155
1. 雕刻艺术	138	图片索引	164
2. 壁画艺术	144	参考文献	173
3. 灰塑艺术	147	附录 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一览表	176

导言

南印度自古以来就是古老的达罗毗荼文化发展的中心。达罗毗荼人(Dravidian)是古印度的土著居民,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Aryan)入侵以后,他们一部分散布于北方,另一部分则退居到印度南部半岛。这些退居于南方的达罗毗荼人在南印度发展了自己的农耕文化,创造了属于南方式的华丽细腻而又纯粹的印度文化。

(1) 历史发展特点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就诞生了伟大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哈拉帕文明,成为古印度历史的伟大开端。南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南端的半岛,自然也是古老的印度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南印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与北部不同的发展进程。南印度北部的温迪亚(Vindhya)山脉、萨特普拉(Satpura)山脉成了南、北印度的大致分界线,得益于山地交通的局限性,山脉以南的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地区很少受到来自印度北部势力的侵扰,因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持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回首南印度过往的历史,通常在一个时间段内南印度由不同的王国所统治,而在这些王国中,往往由几个主要的大国占统治地位。它们彼此竞争又彼此合作,其他一些小国常常作为封地而存在。在某些强大的王国的统治下,其所管辖的地域一度延伸至整个南亚,甚至东南亚地区,因而与南印度相邻的斯里兰卡等地区受到了印度的宗教文化及其建筑风格的影响。尽管中世纪后期北印度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然而南印度



图 0-1 南印度地形图

除了与德干地区相邻的部分地区被穆斯林掌控外，其他远南地区仍然是印度教的庇护之地。但是，随着最后的印度教王国的衰落，南印度也无可避免地被穆斯林所控制。18世纪中叶，大英帝国开始向南亚大肆扩张势力，南印度最终也走向殖民化的道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2) 人文地理环境

南印度覆盖了如今印度共和国南部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喀拉拉邦（Kerala）、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特仑甘纳邦（Telangana）五大邦以及拉克沙群岛（Lakshadweep）和本地治里（Puducherry）两个联邦属地组成的范围，其领域占据了整个印度面积的19.31%（图0-1、图0-2）。特仑甘纳邦原属于安得拉邦，于2014年6月正式与安得拉邦分离。京奈、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哥印拜陀以及科钦是南印度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京奈素有“南印度之门”的称号，是印度的商业大都市之一。印度国歌《人民的意志》中的一句歌词“以至达罗毗荼”，就是指代印度南端的这个半岛。

南印度位于德干高原南部，西临阿拉伯海岸，南面由印度洋围绕，东面紧临孟加拉湾。南印度的地形多样，它的东西两面分别被东高止（Eastern Ghats）山脉与西高止（Western Ghats）山脉相包夹，北部又由温迪亚山脉、萨特普拉山脉将印度北部隔离，中心为高原地带。另外，南印度领域的戈达瓦里河（Godavari River）、克里希那河（Krishna River）、栋格珀德拉河（Tungabhadra River）以及盖韦里河（Kaveri River）都沿东西向分布，这些河流是南印度地区重要的水资源。南印度具有非常典型的季风性气候，来自西南方向的季风导致南印度在6月至10月期间有较多的降雨



图 0-2 南印度区划图

量，而在11月到来年2月期间又常常受到东向季风雨的影响。

南印度的主要族群为身形矮小、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土著人，还有一些少量的非定居人口。在印度这个号称“宗教博物馆”的国家，印度教是社会的主流宗教，其信仰人数最多，大约占南印度人口的80%，伊斯兰教（Islam）是南印度的第二大宗教，其信仰人口数大约达到11%，其次为基督教（Christianity），信仰人数达8%。此外，也有一些其他宗教团体，如耆那教（Jainism），信仰人数较少。基督教信徒主要分布在南印度西部沿海地带的喀拉拉邦地区，是南印度甚至整个印度各邦中基督教徒最多的地区。南印度的语言主要包括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以及澳亚语系（Austroasiatiques）这两种体系，其中达罗毗荼语系是南印度人民常用的语系，包括了泰卢固语（Telugu）、泰米尔语（Tamil）、卡纳达语（Kannada）、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图鲁语（Tulu）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性的方言。

第一章 南印度历史、宗教及其建筑概况

第一节 南印度历史沿革

第二节 南印度宗教概况

第三节 南印度宗教建筑概况

南印度、德干高原与北印度之间被温迪亚山脉、萨特普拉山脉相隔离，此外再加上纳尔马达河（Narmada River）以及达布蒂河（Tapti River）作为屏障，使得南印度自古就有着自己的历史，来自北部地区的诸多战争都遭受了南印度的强烈反抗。贯穿于南印度历史的宗教文化以及随之产生的宗教建筑都是南印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遍及各地的气势恢宏的神庙建筑更见证了南印度与众不同、绚丽多彩的文化与艺术成就。

第一节 南印度历史沿革

根据南印度的史前发现得知，南印度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临近沿海东南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在这些沿海平原地区，稳定的农业发展使该地区受到许多入侵者的觊觎。为了防止觊觎者的入侵，产生了社会分化以及政治组织，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地方王国的兴起。

1. 古代时期

在印度古代，来自北印度的后期吠陀文化对南印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远南”地区仍然比较封闭，维持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公元前3世纪，南印度与印度第一个伟大的帝国——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有了接触，这对南印度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些南印度部落的统治者开始了解到新的管理模式以及国家形成的状况¹。与此同时，与北印度之间的贸易往来为南印度带来了一些新的信息，而佛教与耆那教信徒的陆续迁入又带来了北方的僧侣制度，这些对于南印度早期国家的政治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时期的南印度主要由萨塔瓦哈那（Satavahana）、朱罗（Chola）、潘迪亚（Pandya）以及哲罗（Chera）王朝这四大部落邦国所统治。萨塔瓦哈那王朝由统治者萨塔卡尼一世（Satakarni I）建立于公元前1世纪，也称为安达罗王朝（Andhars Dynasty）²，早期位于靠近温迪亚山脉的印度中部地区。在瓦斯什西普特拉（Vasishthiputra）统治时期，其领域扩展到了南印度安达罗（Andhars）地区，

1 [德]赫尔曼·库尔克，迪特马尔·罗特蒙特. 印度史[M]. 王立新，周红江，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2 [印度]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 印度通史[M]. 张若达，冯金辛，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在该王朝统治末期，阿马拉瓦蒂（Amaravati）成为该王朝的都城，并且是佛教艺术繁荣发展的中心。大约在公元3世纪，萨塔瓦哈那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德干中部的马拉特瓦达（Marathwada）地区为阿布希拉人（Abhiras）所占领，而南部的安达罗地区由后来短暂的伊克什瓦库（Ikshvaku）王朝所统治。朱罗、潘迪亚以及哲罗三个部落邦国主导着南印度“远南”地区的历史，它们之间往往也伴随着激烈的战争。大约在公元3世纪，在朱罗王国的统治地区兴起了一个新的政权——帕拉瓦王国，都城位于印度南部的建志补罗（Kaschipura），现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然而，在公元4世纪左右，南印度的一支山地部落卡拉波拉人（Kalabhras）入侵了“远南”地区，致使三大邦国的发展中断了大约两个世纪。

此外，南印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尤其与罗马的贸易是其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印度西临阿拉伯海，东沿孟加拉湾，东西海岸沿线分布着多个重要的港口。《航行记》中的记载表明，位于马拉巴尔海岸的姆兹利斯（Muziris）港口曾是南印度与罗马贸易的密集之地¹。对外贸易的繁荣为南印度输入了大量的金币，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其政治以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2. 中世纪早期

南印度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表现为几个主要的地方王国相互竞争霸权的历史，它们彼此竞争，然而无论哪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南印度整个霸权的统治。尽管在政治方面与北印度的战争主要集中在南印度北部及德干地区，然而在文化方面，6世纪兴起于南端泰米尔纳德邦的巴克提运动却对北印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印度教注入了一种全新的观念。

南印度北部地区由早期遮娄其王朝（Early Chalukya Dynasty）、东遮娄其王朝（Eastern Chalukya Dynasty）、拉什特拉库塔王朝（Rashtrakuta Dynasty）以及后期遮娄其王朝（Late Chalukya Dynasty）四大主要的政权统治。在北部卡纳塔克南部的山地地区，5世纪出现的西恒伽王朝（Western Ganga Dynasty）以及12世纪出现的霍伊萨拉王朝（Hoysala Dynasty）两个次要的政权也统治了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在安得拉邦与特伦甘纳邦地区，短暂的卡卡提亚王朝（Kakatiya Dynasty）的统

1 [德]赫尔曼·库尔克，迪特马尔·罗特蒙特. 印度史[M]. 王立新，周红江，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